就你有意见

□李伟明

吴小丁在乡下读小学时,有一次,教室里的一块窗户玻璃被大风刮落,摔了个粉碎。到了冬天,北风从缺了玻璃的窗户呼呼地涌进来,同学们都冻得难受。那天上课时,天气实在太冷了,大伙儿只好拼命地跺脚取暖。老师皱了皱眉头,叫大家要克服困难,不怕寒冷,认真听讲,停止跺脚。老师当然是有威信的,同学们都渐渐安静下来。吴小丁忍不住说了一句:“老师,这寒风太厉害了,过一会儿大家还是会冷的,得让学校把窗户玻璃补上才行呀!”

老师一脸严肃地对吴小丁说道:“不就缺了块玻璃吗?大家都受得了,就你有意见!真是不像话!”目光在教室扫视一遍之后,又说道:“大家说是不是?”

差不多一半的同学回答:“老师,我们也受不了!”教室里一时又吵吵嚷嚷起来。

老师重重地拍了拍讲台,总算让大家再次安静下来。老师不再与大家讨论怕不怕冷的问题,言归正传,继续讲课。

过了几天,学校安排师傅把那扇窗户的玻璃补上了。

吴小丁上中学时,有一年,遇到一个很抠门的老师,从不把学生考试后的试卷发回给大家。那年代,乡下中学复习资料少,升学压力大,同学们把每次考试的试卷看得很珍贵,只要爱学习的,都把这些试卷整整齐齐地收存起来,大多数老师也会及时将批改后的试卷发回给学生。这个抠门的老师不把试卷发回来,是因为他家烧炉子做饭时,经常把试卷和作业本什么的当作上好的引火材料。同学们对此颇有微词,但又无可奈何。有一次考试后,这个老师报完分数便准备上新课,吴小丁忍不住说道:“老师,请把试卷发下来吧,我们要对一下答案,以后还要用来复习呢!”

老师生气地盯着吴小丁说:“试卷的事情一直都是这样处理的,大家都没意见,就你有意见!想捣乱吗你?”

吴小丁低声说道:“怎么可能就我有意见?大家都希望能发回试卷呢!”

坐在吴小丁附近的大丙、二皮、小黑等几个同学也附和道:“老师,我们也想留下试卷作复习资料。”

老师不再接话了,继续上课。下课后,他把吴小丁和大丙等几个同学叫到自己的宿舍,说道:“你们几个需要试卷就拿去,其他同学的就算了,你们也别多管闲事。”

吴小丁进城读大学时,有一次,同寝室一名同学无端被校卫队几名队员打了一顿。那时的校卫队队员,都是些教职工子女,因为考不上大学,又没其他招工机会,便安排在学校做临时工。这名同学受了欺负后,本寝室全体成员找到班主任,要求向学校反映这个问题,处分那几名校卫队员,否则大伙儿将集体出动找校长评理。班主任将此事汇报到系主任那里。系主任很重视,晚上专门来到寝室教育大家说:“这种事情,要讲大局,要讲团结,要注意班级形象,不可闹大,到此为止!”

吴小丁有点听不下了,不禁脱口而出:“校卫队这几个人一向反映很差,平时也听说他们经常对来自乡下的同学敲诈勒索,这次就得让学校处理一下他们才对呀,怎能就这样算了?”

系主任瞪了吴小丁一眼,说道:“大家都没意见,就你有意见!你这个同学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。”

吴小丁不满地嘟哝道:“怎么会没意见?大家说说。”

然而,全寝室的人,包括那个被欺负的同学,都没接话。系主任满意地点点头,再给大家讲了几句正确无比的大道理之后,与班主任扬长而去。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吴小丁参加工作后,有一年,单位年终发奖金时,分管领导放出风声说,今年就不发现金了,为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,采购了市里一家民营企业生产的白酒抵奖金。消息传出,大家都很不高兴,在办公室议论纷纷。有人说,平时工资低,马上过年了,就等着这笔钱救急,发几箱白酒能解决什么问题?有人说,这家企业给了分管领导数目不小的回扣,单位其他班子成员平时也经常收受企业送的白酒,现在是回报人家的时候了!还有人说,这家企业是单位一把手的亲属办的,如今产品滞销,所以一把手授意分管领导这样干。

年底的职工代表会议上,吴小丁提出,用某个企业的产品抵消职工年终奖,这种做法显然是欠妥的,既损害了大家的利益,还存在较大的腐败隐患,应该坚决纠正。领导听了,愤怒地冲他吼道:“这事大家都同意,就你有意见!你有本事就另谋高就嘛!”

吴小丁环顾四周,希望有哪位同事出来证明一下,这事并非就他一人有意见。然而,会场鸦雀无声,没有任何人吭声,包括那些在办公室嗓门最大的。一屋子的人目光齐刷刷扫过来,让吴小丁心里不禁升起一阵阵凉意。

此后,吴小丁每当对什么事情有看法时,便不由自主想起这一幕,话到嘴边也就自然而然被吞下去了。若干年后,吴小丁偶尔琢磨一些事情,忽然发现,自己早已成了一个没有意见的人了。

姐姐家的野枣林

□南川

第一次去姐姐家,我就心痛不已。

那是一个山坳,散落着几户人家。姐夫腿跛,家里土屋昏暗狭小,破败不堪。这还不说,屋后那一片起起落落,由红沙岩风化而成的沙岭更是触目惊心。这些失去了皮肤,露出鲜红肉体的红沙岭,光秃秃的,下雨时,雨水落在山岭上就像浇在鸭子的背上,携带着红色细沙冲刷而下。淤积在山岭之间山坳处的沙子,就似红色的小小沙漠。

筱岭,筱岭,原以为“筱”字上面的竹字头,会是茂密苍翠的竹丛或是树林,哪知道却是荒凉如许、贫瘠如许的地方。

山坳红沙壤上,一些野枣树却倔强地挺立着,似乎在向荒凉和贫瘠宣战。

野枣树没有放弃这片荒凉的山坳,姐姐也没有放弃山坳里无人问津的野枣树,她像位母亲善待了这些无人搭理的野孩子。繁忙的地里劳作之余,她细心呵护每一株野枣树,给它们除去杂草,隔三差五将一些草木灰埋入树底下。

野枣树慢慢长大,慢慢成了林。长成了青壮年模样的枣树,蓬勃苍绿,茂盛强健。它们开始开花吐蕊了,米粒大小的枣花一簇簇、一丛丛挤在嫩绿的叶子间,淡黄色的雪一样落在树上,甚是好看。野枣林弥漫着甜甜的、浓郁的花香。蜜蜂飞来了,野枣林唱响一片嗡嗡的欢快之声。

枣花落尽,青绿的小枣像小小的脑袋,挨挨挤挤藏叶子下面,好奇而可爱。

秋天,枣子成熟了,皮肤滑溜似涂有蜜蜡,有的黄澄如小卵石,有的点缀着喜庆的红痣,有的干脆红得张扬,就像红玛瑙。我赶到姐姐家,帮她收枣。姐姐对枣树十分爱怜,再三叮嘱姐夫和我,能伸手摘的就不要用竿打,用竿打的尽量不要使太大的劲,爬枣树时手上脚下要小心,不要伤着枣树的树皮。

那天,我们足足收获了几箩担枣子。枣子很甜,咬一口,嘎嘣脆。

我心更甜。我似乎看到了这些枣子正把姐姐家的生活带往甜甜的路上。

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姐姐早早起了床,挑起担枣子出了家门。她要走上十几里的山路到镇里圩场上卖。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,欢送着晨曦中姐姐远去的背影。我心里充满了比晨光还更金黄的期待,盼着姐姐早点回家,带回好消息……

一等等到太阳落山。天擦黑时分,姐姐一身疲惫,满脸沮丧,走进屋里。一担枣子剩了半担。

姐姐说野枣虽说品相好,却根本不好卖。是啊,现在街市上卖的都是外地的大枣,肉厚籽小,甜软润香,还有一种青枣,甚至有小儿拳头大,甜脆爽牙。人们怎么会看上这种粒小的野枣呢?

望着姐姐,我的心似乎被枣树上的刺扎得一阵阵痛。

苦命的姐姐。

真正让姐姐家的生活大大发生改变的是扶贫的春风。扶贫工作队将这股春风扎扎实实地驻进了筱岭村的山山坳坳,沟沟壑壑。要致富,先修路。驻村扶贫工作队和镇上、村里多方筹措资金,把筱岭村那条“天晴一把刀,下雨黄泥包”的土路修建成了一条联接镇里主马路的水泥路。铺路的那天,扶贫专干老曾穿着雨靴亲自上阵,和大伙将一斗车一斗车的混凝土拉到路基上,压实,铺平,大滴大滴的汗水浇湿了他全身。这条通往外界的水泥路,就像一条白色的带子在山岭间飘动着。路好走了,它延伸了村民的脚步,也延展了村民的目光。再后来,水泥路修到了每栋房屋的门槛脚下,这些“神经末梢”将扶贫工作队与村中各户联系得更加紧密了。

他们来到了姐姐家,了解情况之后,老曾承诺给姐姐瘫痪在床的婆婆办理低保和慢病医保,还说将与区职业中专协调,给正在那儿读书的外甥女阳阳减免学杂费。

当看到屋后的野枣林时,老曾的眼睛亮了。他说你家的枣树林可是个宝藏呀。姐姐如实相告,野枣在本地圩镇上根本卖不动。

你可以挂到网上去卖呀!现在城里人对水果菜蔬都追求野生、环保,这样的枣子一定大受他们青睐的。老曾脸上既是着急又是惋惜。他还建议说枣树林里可以散养些鸡鸭,吃着枣花、虫屎、落枣的鸡鸭以及它们产下的蛋一定会大受欢迎的。

在职业中专读电商专业的阳阳插话了:可我家没电脑,也没网络呀!

移动公司的扶贫干部当即拍板:把网线拉到姐姐家里,免费接通网络,并赠送笔记本电脑一台。

这可是及时雨啊!

几天之后,老曾把办好的低保证和慢病医保手续送过来了。送来的还有几十只鸡苗和鸭苗。不久,网络和电脑的事也都得到了解决。阳阳发挥了专业特长,她把野枣林、鲜枣、干红枣的图片放在网站上,图文并茂地作了详细的介绍,并重点介绍了枣子野生、绿色、环保、甜脆等特点。网页引来了一些围观,试探性的订单发过来了,阳阳把货发出去,顾客吃过之后反响很好,评价很高,之后订单源源不断发过来,以前鲜有人问津的野枣当年就在网上销售一空。

野枣林长出了翅膀,飞出了筱岭的山坳,飞出了赣南的红土地。姐姐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了,笑容里飘溢着枣花的花香。

阳阳年轻,脑子活。她干脆把野枣林散养的鸡鸭和蛋一齐挂在网上。没想到鸡蛋和鸭蛋网上卖得也很红火,方圆几十里来姐姐家买鸡鸭的人也络绎不绝。老曾心细如发,他注意到姐夫经常骑着一辆已经骑了多年、状况频出的建设100摩托,就自己掏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送给姐夫。有了三轮车,拉货到圩镇和拉生产物资回村就方便多了。

三年下来,姐姐家终于把“贫困户”这顶帽子甩掉了。去年卖完枣后,一幢三层砖混结构的楼房在老屋旧址上拔地而起,而且装修得像模像样。做出水酒那天,姐姐哭了,手上这边不停地给大家筛酒,脸上这边泪水不住哗哗地流。我知道,姐姐的泪水流淌着的是脱贫之后的无限欢欣。



枫叶醉秋色 李遇春 作

石洄潭记

□周琛

南埜之地,北隅之偏,镇曰横市,东距数里,有村蔡屋。章江支流,华彩异常。流经象咀,山水奇特。早有所闻,心之向往。肇春之日,携友寻访,盖因倾慕河东先生《小石潭记》,便循其笔法,故记此篇。

从河岸行百二十步,隔清溪,见竹林。林中遮天蔽日,竹影重重,空寥寂静。既出,豁然开朗,芦苇澄丽,摇曳多姿;芳草遍野,蕨薇蓊勃。而槎枒枯枝,钩衣刺领,施施前行,荆棘满衣,始出重洲。复见一小溪,水浅石露,乃卸履绾裤,趟趟过之,至沙洲。洲上河石林立,灌丛蔓生,间厕曲折。沿河北上,方见石洄潭。潭之广或咫尺,或信尺,其长可十许步;潭之深,或碧青,或深黑,不可探其底也。其间怪石嶙峋,形状万千。若伯牙之琴台,山泉趵出,兰草涧生;若汤汤之石釜,沸洋气熙。余无穷其状。其侧皆岩壁、轇轕、兰芷,纵横交错,停僮葱翠,幽静悽然,虽是晴空,热不可存,凉意透生。潭北上蜿蜒盘错,人行欲穷,明明暗暗,倏忽无际,不可知其尽者也。

噫!昔者摩诘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不过尔尔。辋川虽美,终不复见;往日道君“玉京曾忆繁华。万里帝王家。”亦是过眼云烟,灰飞烟灭。艮岳虽典,却作黄沙。惟自然之造化,犹可见之。以其不自生,故能长生;以其不自灭,故能永存。遵于时化,循道而为。如此,犹庄周与蝶,蝶与庄周,盖因若,得永存。

又到芦苇飘雪时

□温圣魏

每到芦苇飘雪时节,我就会想起《诗经·蒹葭》中的诗句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就会想起谭邦的芦苇。五十多年来,往事如风,风过如苇,历历在目。

芦苇宜生长湿地,北方很多芦苇荡,我的家乡在南方,以丘陵为主,大片大片的芦苇荡确实不多见。1966年,那时我才一岁多,我随“臭老九”的父母下放到南康坪市乡谭邦村。这是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千年古村,有历史故事的凯旋门城堡,城堡前面并列着两口碧波粼粼的清灵池塘,池塘边围着一棵棵会唱歌的古樟树,不远处有一大片芦苇湿地沙洲,给儿时的我带来无穷的欢乐。

谭邦村地势平坦,村边大约有几百亩沙洲坝湿地,清澈的小溪沿沙洲蜿蜒而下,河滩边上有许许多多的芦苇。初秋,凉风乍起,那芦苇纤细的身姿随风飘摇,把清晨的梦摇出一片片白绒绒的芦花故事。清清瘦瘦的茎秆,苍苍翠翠的枝叶,微风吹拂,摇曳多姿,风情万种。芦花开放,如絮似雪,软软的,柔柔的,四处飘荡。

芦苇荡里故事多。童年,我最喜欢与小伙伴们踏着朝露,迎着晨风,骑在牛背上,唱着牧歌,来到芦苇荡里放牛。这里的空气很清新,蓝天悠悠;这里的水很清,清澈见底,鱼儿耍欢;这里的草很嫩,牛儿爱吃。我们小伙伴喜欢在芦苇荡里打野仗、躲猫猫,欢声笑语洒满了整个芦苇荡。我最喜欢黄昏时的芦苇,江面有霞光映照,岸上芦花飘摇,还不到深秋,天暗得还比较晚,天空依旧是一片明亮,一抹夕阳落在江面,天地就有了光晕。芦花随着晚霞的色彩变化,涌动出一片绚烂的绸缎。有时一行大雁飞过,在明净高远的天空中,划出一道痕迹。许是为了配合秋天的盛景吧,芦苇和大雁构成了相互依偎的美丽景致。飞鸟掠过纤细的芦苇,芦苇笑意荡漾……冬至过后,在肃杀的北风中,素白的芦絮忘情飞舞,芦花胜雪,此时淡淡的白,素雅与清简,朦胧与诗意,独立和自由,都蕴藏在那小小的身躯里。我们放牛,一般要放到家家户户灶房炊烟袅袅升起时,晚饭煮好,大人们站在高处,大喊:“回家吃饭啰……”这时,我们才牵着或骑着牛,依依不舍地蹚过小河,穿过大片梨树回家。

芦苇不仅美观,而且还有实用价值。将砍来的芦苇扎成把,盖猪栏,编扫把,芦花晒干可做枕头芯。我读小学时,乡里办起了一家小造纸厂。芦苇秆是上好的造纸原材料,需求量大。周末和寒暑假,我们都会去砍芦苇秆卖钱。砍芦苇秆是一项技术活,没有掌握技巧或稍有不慎,就会被锋利的芦苇叶划破手。由于芦苇秆细,一根一根地砍,耗时长,效率不高;一把一把地砍,又极易被芦苇叶划破手,大人们教给我们一个好方法:用左手逆时针使劲抓住一把芦苇秆和芦苇叶,右手用柴刀使劲砍。当然,整天砍,划伤手也在所难免。农家孩子可没有那么娇气,用嘴巴吮一会儿,血止住又继续砍。回到家里,咬紧牙用一瓢滚烫的水烫手,不然会发炎,这就是俗话说的“芦苇划没药,用滚水一勺”。那时,我们一天能砍上一二百斤芦苇,一个暑假能赚上百元,比当时干部的工资都高哩。除去学费还有结余,能为家里分忧,我们心里异常高兴。大人也会拿出十来元钱奖赏给我们,我们或是到供销社买上几本喜爱的小人书,或是到集市上买些小零食,余下的钱我们藏在隐秘处,时不时偷着看,暗自高兴。

每到芦苇飘雪时,就会想起家乡的芦花,那些人、那些事勾起我丝丝缕缕无尽的思念。